

從家國關注到個人 從悲壯之美到小巷渠弄之美

# 蔡詩萍：臺灣文學無所不在

文、圖／王慈霞

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府城講壇邀請蔡詩萍擔任首場主講人，談論「我所認識的臺灣文學，她的意義，她的挑戰」，並由館長李瑞騰擔任引言人。這位青春期讀文學，學歷攻政治的文學愛好者，依其個人閱讀歷程，與聽眾分享他對文學的體會與觀察。

蔡詩萍，臺大政治系、所畢業，曾任《聯合晚報》總主筆，身為四年級後段班的他，雖是外省人第二代，但從小在客、閩、眷村交錯的環境下成長，造就其對族群議題的敏銳觀察力。在沒有太多物質享受的成長年代，公共閱讀資源成為他最理所當然的休閒，一直到國、高中才開始有意識的閱讀，從陳映真、黃春明、王文興、余光中……，到當時作品被列為禁書的魯迅等，蔡詩萍特別在講座上與聽眾分享在青少年時期深刻影響他的書籍。

## 余光中、王文興的影響與震撼

身為余光中書迷，蔡詩萍說，余光中對他最大的影響，在於散文文字的雕琢，不論是對長句的喜愛、句法的堆疊、重視文學行文時的朗讀感，皆深受影響，尤其是《聽聽那冷雨》，至今仍珍藏著。而王文興《家變》書中描寫兒子與父親的關係與衝擊，為當時念高一的蔡詩萍帶來強烈震撼；白先勇的《臺北人》，讓他彷彿看見父執輩的故事，然而要能真正理解即使漂零世代仍有階級之分，則是到1980年後，在黃凡的《賴索》、《傷心城》、《反對者》等作品裡找到共鳴。黃春明的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鑼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作品，呈現小人物的悲涼與繼續努力活著的掙扎。七等生的《沙河悲歌》、《我愛黑眼珠》，則填補了他內心世界對幽暗、對自我、對反抗別人強加諸在自己的期待與要求的虛無反



蔡詩萍認為閱讀是件有趣的事。

抗。蔡詩萍認為，臺灣文學存在著某一些完全不意外界看法，只為文學的純粹而寫，為內心的偏執而論述，單純為生命留下紀錄的作家，七等生正是其中代表。到了1980年代，蔡詩萍陸續接觸楊逵、呂赫若、張大春、黃凡、莫言、三毛等作家作品。

蔡詩萍表示，70年代，某些文學作品受限於

政治氛圍成為禁書，即使當時並不了解每位作家背後的特定歷史與創作訊息，但約略感受到作者意圖與美學風格的差異。對高中時期的他來說，被列為禁書的魯迅作品無疑充滿刺激、新鮮感，無論《故鄉》裡的潤土、《祝福》裡的祥林嫂、《在酒樓上》的呂緯甫……等卑微、現實生活裡掙扎的小人物，都令人念念不忘。魯迅對時代底下卑微人物努力於夾縫中求生存的深刻描寫，直到日後仍可在其他作家身上看見其影響。而王文興《家變》的問世，正值社會已開始出現期待改革的聲浪與力量，因此不論是其標新立異的文字風格，或是對傳統體制可能造成的衝擊等，皆使《家書》引起廣泛討論。這本小說在當時不僅是對叛逆階段的救贖，甚至是在整個社會走向消費社會、資本主義、小家庭制的同時，對父權體制致命的一擊。

## 文學應為弱勢發聲

70年代末期，余光中的詩作影響民歌盛世到來，之後緊接著鄉土文學出現，進而引發鄉土文學論戰。當時站在鄉土文學陣營的蔡詩萍認為，文學應該為弱勢發聲，因此他不僅首度質疑心中偶像余光中的地位，也第一次感受到文學背後的社群區別與政治符號。鄉土論戰時期前後，正值臺灣政治環境面臨巨大變動，此時的文學不只是純文學，更涵蓋著思想，甚至社會氛圍，當時除了相信文學的純粹性有益提昇個人靈性之外，另一方面，社會也出現文學應起實際改革作用的聲音。臺灣在整個80年代進入解嚴前的準備與解嚴後的混亂，閱讀就蔡詩萍看來，也不復年輕時純粹。

跨足作家、評論、主持領域，也曾涉入政治範疇的蔡詩萍，一路走來發現閱讀是件有趣的事，人根本無法得知年輕時的閱讀經驗，會為日後帶來何種衝擊，特別是誤讀，誤讀不僅使文學充滿能量，也可能美化對作家的想像。他說，日

後回過頭來才發現，年輕時所閱讀的臺灣文學並非臺灣文學全貌，若要能真正了解，勢必有賴一套史觀，然而，所謂的史觀即為正確解讀嗎？我和他人所依據的史觀又是否相同？

關於臺灣文學「史」的意義，葉石濤於1987年出版的《臺灣文學史綱》指出，臺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發展它強烈的自主意識，且鑄造了它獨異的臺灣性格；2011年，陳芳明的《臺灣新文學史》將葉石濤的說法表達得更完整：所謂殖民地文學，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消長，價值壟斷到價值多元分殊，臺灣作家在威權支配下的抵抗與批判。

## 臺灣文學多元並存

一般而言，臺灣文學以階段史、區域、地域史劃分切入較為容易，然而提及如何與受其他作者影響之部分作分割，卻不易著手。特別是站在缺乏壓抑的年代，文學的力量又何在？是端看改編作品量還是銷售量？閱讀，有限，史觀論也有限，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不但少了打壓困境，且臺灣文學主體性也呈現多元並存狀態，因此，我們需要新的概念來銜接臺灣文學的定義範疇。

蔡詩萍認為，從大論述到小論述，從家國關注到個人情感，從悲壯之美到小巷渠弄之美，文學價值多元分殊的必然發展，終究勢必出現相對走勢。臺灣文學的未來是什麼？又在哪？他指出，臺灣文學就在這一幅曾經波瀾壯闊的巨流圖，臺灣文學就在這一頁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平野緩流上，就在你、我每位讀者，在每個世代的讀者之間交流傳遞的訊息裡。談到臺灣文學的主體性，蔡詩萍並不擔心，因為只要作家在，只要多元開放的環境在，只要我們的生活方式與美感體驗還繼續著，臺灣文學就在那裡！亦即，臺灣在，臺灣文學就在。只要找出過去脈絡所在，就能知道養分從何而來，而這也正是形成臺灣的DNA。